



漂 向 
阿拉斯加湾 的
船 

PIAOXIANG

ALASIJIAWAN DE

CHUAN

刘水清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漂 向
阿 拉 斯 加 湾 的
船

PIAOXIANG
ALASIJIAWAN DE
CHUAN



刘水清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漂向阿拉斯加湾的船 / 刘水清著. -- 南昌 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8
ISBN 978-7-5500-3331-3

I. ①漂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152263号

漂向阿拉斯加湾的船

刘水清 著

责任编辑	刘云
书籍设计	彭威
制作	何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编	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	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17.5
版次	201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	220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3331-3
定价	39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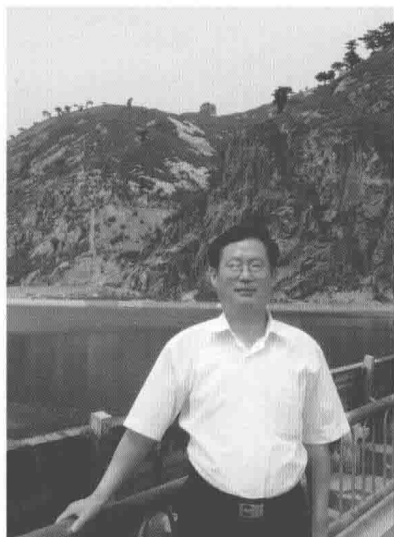
赣版权登字 05-2019-174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作者简介

刘水清，1964年1月出生，著名散文家、小说家，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、烟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任职于山东省海阳市政协，2010~2012年度烟台重点创作专家。曾获全国第一、三届冰心散文奖，中国大众文学百花奖（散文），《飞天》十年文学奖（短篇小说），烟台第十、十一届文艺创作奖（短篇小说），烟台第十三届文艺创作奖（长篇小说），海阳第二届宣传文化艺术精品奖（短篇小说）。作品多发于《人民日报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北方文学》《福建文学》《边疆文学》《大家》《山花》《雨花》《飞天》《天涯》《西部》《作品》《红豆》《阳光》《清明》《百花洲》《鸭绿江》《青海湖》《新丝路》《小小说月刊》《故事大观》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文学》

《当代校园文学》《中华散文》《美文》《散文百家》等，多次多部多篇被《作家文摘》《中外书摘》《小说月报》《读者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大众阅读报》等报刊及百度、网易、腾讯、当当等网站转载，入选《中国散文大系》《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》《21世纪年度散文选》《感动中学生的100篇散文》《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》《散文经典》《时文经典》《中学生综合阅读》《新黑马阅读》《新课程报语文导刊》《中学语文》《标点符号运用艺术》《虚构》《飞天60年典藏》等100余种选刊、选本、教材、教辅和考卷，有的被译介到海外，成为海外400多处孔子学院的教材教辅。已出版散文集《山风海韵》《一个人的船》，长篇小说《金沙滩的女人和男人》。



停不下来（代序）

鸟在天上飞，狗在地上跑，鱼在水中游，停不下来。

飞机、轮船、汽车、火车，讲的都是速度，停不下来。

冲出宇宙速度，还是停不下来。

一切都在动，一切都在飞，重力加速度，停不下来。

楼在一层一层加高，土地在一天一天减少，都往城里挤，都往高处去，停不下来。

高处不胜寒，停不下来。

写作的人，从短篇到中篇到长篇，几万字，几十万字，几百万字，停不下来。网络写手动辄倚马千言，几百万字，几千万字，洋洋洒洒，停不下来。

好像有一位名人，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慢慢走，欣赏啊！

谁能驻足欣赏？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高速度，并不代表高质量，历史让我们吃过多少这样的亏了？

人们钟爱速度，对速度过于痴迷敏感。因为速度风驰电掣，从卫星到飞船，扶摇上日月，别处风光美。速度就是美，速度就是惊险，速度就是效

益。追求速度是人类的共性，热爱美也是人类的天性。采风、探险、飙车、登山、游泳，一切都在围着速度转。人类一切蛰伏的欲望，都可用速度的火花点燃。

有人笑嘲，中国的封建社会，小脚女人，走了两千多年，太慢。

可四大发明是谁弄的？慢工出细活，没有四大发明，西方的现代史从哪掀开？

慢有她的好处，关键是想慢慢不下来，一泻千里，不可遏止，刹车失灵，太可怕了。

都在奔跑，都在冲刺，谁也不想掉队。打何时起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得了锅台想上炕。欲壑难填，欲罢不能。

想想曹雪芹，究其终生，仅一部《红楼梦》，还未写完。字斟句酌，皓首穷经，耐得寂寞，咬得菜根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、工匠精神。要速度，欲速则不达；要排场，落得门庭冷落。多少企业，曾经飞黄腾达，红极一时，产值利润连年翻番，要的就是数字，惊回首，从前的辉煌如残虹夕照，下岗裁员，萧条极处是满园荒烟。

诚然，人在路上，谁不奔走，为生计为名利。

然而，行到水尽时，方见云起处。白驹过隙，光阴如梭，应该停下来，慢慢欣赏啊！

人们为了将车的速度降下来，所有的车辆都设有制动装置。动与静是矛盾的统一体，只有慢下来，才能调整姿态，调整坐标，以期更高的角逐，更高的辉煌。

人类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，出了那么多能工巧匠，绝非偶然。想想达·芬奇画蛋时的枯燥无聊，想想爱迪生发明灯丝时的九曲回肠，想想门捷列夫排列元素周期表时的探幽发微，想想居里夫人提炼镭时的沙里淘金，他



们都在慢中出奇迹，创伟业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法布尔在研究昆虫时，竟然将家里的钟摆都停了，因为钟摆的声音，太吵太闹。

安静，简慢，慢下来，静下来，有时是为了弓弦拉满，下一次发力。

从快到慢，是速度转换，是换挡期，坐在车里的人急刹车时，向前俯冲一下，这是惯性，并不可怕。调速期，人要有心里预期，将安全带系好，防患于未然。调速期，并非停滞期。慢下来，是为了韬光养晦；慢下来，是为了咀嚼反刍。

人类的一切制动和发力，都是为了螺旋式的上升。学几何和物理的人知道，斜面省力。

在宽阔的草原上停下来，人类学会在斜坡上爬行，是由猿到人的巨大转换。

人类又学会使用弹弓和弓箭，把速度提起来，向高空和远处发力。

但人类更学会使用拐杖，有了三个着力点，走路更加平稳安全，纵然残疾人也不会掉队落伍。

人类将速度降下来，是为了照顾大多数。

慢慢走，静静欣赏啊！一个都不能落伍。

目 录

MULU

- 001 | 停不下来（代序）
- 001 | 漂向阿拉斯加湾的船
- 011 | 谁在敲钟
- 018 | 自鸣钟
- 030 | 指南针
- 043 | 望远镜
- 052 | 畸形年代的风花雪月
- 068 | 黑寡妇
- 078 | 秋水芦花
- 092 | 羊角畔的小伙
- 103 | 天净沙的姑娘
- 114 | 黄海岸边的货郎与老二媳妇

- 125 | 日暮里
- 134 | 三棵松
- 144 | 五里铺
- 152 | 遗失在时间河床里的钢笔
- 164 | 临海的人家
- 177 | 隔海相望
- 187 | 一九七六年的地震
- 193 | 故乡故事
- 201 | 鞋匠与女人
- 212 | 晨光
- 218 | 水塘
- 223 | 黄昏走失一只鸡
- 232 | 牛事笔记
- 238 | 马戏团进村
- 250 | 到倪家山去
- 260 | 远去的马车
- 266 | 后记



漂向阿拉斯加湾的船

酒、水、油、菜装进前舱，又放了几袋盐，所有这一切清点好后，伙夫一个箭步上了船。船长络腮胡子，古铜脸，脸上有一颗黑痣，胳膊小梧桐一样粗，说话粗声大嗓，瓮声瓮气。他对乌鱼唧说：“载上好了吗？”乌鱼唧流利地回答：“上好了，船长，开船吧？”于是船由陆地慢慢向海里漂去。这是一个响晴的好天，白云朵朵，如花似绢。湛蓝的海面，旷古千秋，一如历史的册页。浪花一页页翻过去，把船载到了从未有过的昏暗里。开始，天是一点点地暗下去。那种暗，就像孩子放学后，走在黄黄的小胡同里，西山墙上还有一抹夕阳，有的是一种暖融融的光景。后来，天的暗逐渐下沉，好比一口幽深的井。开始，井口只盖上一半锅，留下一些缝隙，那种昏暗并不透彻，轻悄悄的就像影子。可是当整口锅全部扣上，这种昏暗仿佛有了重量，恶狠狠的，如包公的脸。渔船就像压在暗礁下面的螃蟹，又像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行走。乌鱼唧在船舷上消了一泡便，一面默默欣赏这陡然暗起来的海面，一面回首对船长说：“真怪了，咱们出了几十年的海，没见过这么暗的天。”船长努了一下嘴，那意思让他住嘴。守海不谈天，这好像是渔夫们不成文的规定。乌鱼唧缄默着，一缕缕头发像马鬃一样垂在肩

上，两颗犹疑不定的小眼睛，像两点萤火虫。他凡事都喜欢问个为什么，这可能深受其祖父的影响。二战时，祖父在一条犹太人的船上当工程师。他很小的时候，家里随处放着很多罗盘、海图和一架圆圆的地球仪。他整天摆弄来摆弄去，学着祖父的样子，笨拙地在纸上画海图。祖父很少回来，差不多一年回来一趟，他就缠着祖父讲那些异国他乡海盗的故事。毋庸细说，他是这条船上懂航海知识最多的渔夫了。凡事，他都喜欢从理论上研究，用数学手段加以解决。他用皮尺和圆规计算出了船上装五千公斤、八千公斤、一万公斤、两万公斤不同的吃水线。他整整鼓捣了三天，终于算出这船在吃水线离甲板三十公分时，能装鱼一万公斤，这是它的最大载货量。这一惊世骇俗的理论，立刻遭到伙夫的攻击。伙夫是一个结巴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给我……留出……前舱……了吗？”伙夫最关心前舱，前舱装满了食物。自那一年出海饿了七天之后，伙夫就对食物有了非同一般的挚爱，那种爱就像基督徒看见十字架和耶稣像。他整日吃睡在前舱里，在酒缸和水缸旁，他的呼噜震天价响，放出的屁，随着瓶瓶罐罐坛坛碗碗，转了一圈又一圈。船长说：“你到卧铺和我们一起睡吧？”“不，在这……这……正好。”他要看着那些粮食，仿佛食物全都长了翅膀似的。

船在黑暗中像一口棺材漂在洋面上，乌鱼啣又出来撒尿了。扒皮狼出来说：“乌鱼啣？这几天，我做梦怎么老梦见我的女人在家胡搞。”乌鱼啣说：“和谁胡搞？”“和对门的二光棍。”“那好啊！光棍好打秋风，没什么，忍着点儿。”“说什么？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这事能忍吗？”“在镇上，你看好谁了，你就梦别的女人呗，这不就两讫了。”“我看好你的女人了。”“那就和她搞呗，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”这个乌鱼啣，对任何事都这般洒脱，仿佛有点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可一谈到他的爷爷，绿豆一样的小眼睛，就在乱麻一样的头发丛里闪烁不已。这全因爷爷跟犹太人干过



工程师呀，屈指算算镇上能有几个像爷爷潇洒走五洲、懂六个国家语言的？远的且不说，就扒皮狼他爹出海两年才生下他，说不清道不明。刚生下来，那皮肤呀，就像一层绿莹莹的漆一样刷在身上，三角眼，吊梢眉，狼鱼鼻，乌鸦嘴，怎么看都像刚打上来的扒皮狼鱼。从出生那天起，扒皮狼身上就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盐腥味。有人说时间一长，他老婆身上也有这种味道，孩子身上也有。扒皮狼老婆那个俊呀，听说当时她就看好扒皮狼身上这层绿格莹莹的光，并亲口对乌鱼啣的老婆讲，晚上更美。这么俊的老婆，晚上如让二光棍拾掇了，他可是丧气到家了。于是他天天催着船长撒网，最好一网满载而归。船长知道他在想老婆，也想着赶快撒网，可是要不天在下雨，要不浪高千丈，狂风大作，渔船像扇水瓢一样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。别说经验丰富的船长不敢撒，就是胆大包天、力大如牛的扒皮狼也不敢撒。

天稍微有些稳定，就下起了雾。雾就像长在宇宙这个庞然大物身上的汗毛，密密麻麻的，看不清渔具，找不到渔网。船上整天点着灯，伙夫一天一禀报：“煤油快用完了，节约点儿。”浓浓的大雾沉甸甸的，像牛乳，似蚊帐，撒在海面上。船就像在网里攒动的鱼，一头头的，走得很慢，不知漂向何处。扒皮狼又想起二光棍，他满身是汗。这时乌鱼啣走到船舷上撒尿，只见隐隐约约的一团影子，毛刺刺的，既看不见人，也看不到尿线。那影子团团地过来，轻轻团放在对面。扒皮狼死鱼样的眼睛使劲瞪圆，这才看到乌鱼啣的脸上生了绿绿的霉苔。那苔像菜花一样绽放，那脸愈发显得狰狞、凄楚，比乌鱼还乌鱼。一向大胆的扒皮狼，看都不敢看了。他摸索着来到船舱里，问船长：“老大，下网吧？”船长摇了摇头。他又向左舵请求：“老二，下网吧？”老二说：“问老大去。”就这样，老二推老大，阴差阳错，驶离了渔场。

天仿佛有些好转，雾没了，但仍混混沌沌，就像熬在锅里的米粥，稠

得搅不动。乌鱼啣穿在身上的衣服，愈来愈紧，就像一把剑插在生锈的鞘里。他也算出事态的严重，与其旷日持久，驴年马月才能打上一条鱼，毋宁赶快向船长请战。船长一向最佩服老谋深算的乌鱼啣，脸对着他：“你算好了？”“算好了，船长，今天可试网了。”于是全体船员出舱了，各就各位。这时，一看伙夫没了，就派左舵下前舱查看。伙夫鼓着腮帮子，满嘴咕嘟不停，一看左舵下来，立马两腮绷紧不动，就像一个偷吃花生的孩子忽然看见大人。左舵翻身上了甲板：“船长，那家伙没救了，只剩吃了。”“别管他，赶快下网！”扒皮狼愤愤地说。右舵仿佛看到了什么：“哎，船长，船长，不能下呀，好像到了鬼见愁。鬼见愁，鬼见愁，人人见了都害愁。这时下网，可要冒很大风险呀！想当年，爷爷说鬼见愁这地方，船只来往多，好多网下去，都被货轮豁开。”船长愁眉紧锁：“可也是，我怎么糊涂了呢？”“不行，船长，这里鱼多，再走鱼越来越少了。”“鱼多怎么了，打得再多，可……不能占……占我的前舱！”这时伙夫皮球样挪动身子滚出前舱。伙夫身体各种器官都在急剧退化，唯两只耳朵比驴耳还灵。平素，伙计们局促在舱里，不是甩扑克，就是谈女人，伙夫就伛偻在前舱里，一会吃一会睡。自从那次饿着了，他算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了。蛇钻的窟窿他知道，他认为女人算个啥呀，一人吃饱天下太平。他拍着扒皮狼说：“别忘了，山高皇帝远的，鞭子再长抽不到驴，二光棍姘上你的媳妇，急……急也……也没用。”扒皮狼顺手抄起一根破篙：“我操你祖宗！”伙夫像球一样灵活，靠着滑动摩擦力滑进前舱。

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船长开口了：“不打了，收网！”足智多谋的乌鱼啣安慰扒皮狼：“听船长的，不打了，攒足劲回家睡老婆去。”“那你……说……我老婆没被二光棍睡了？”“说哪话，你不是做了一个梦吗？谁说睡了？咱们又没看见。”“权当没睡。”船长向乌鱼啣挤了一下眼。这



时左舵走过来：“你老婆有什么好的，让你这样惦念？”“她臀大腰细。”

“那不像条鳗鱼吗？”右舵插言：“扒皮狼配鳗鱼正好。”船长看着扒皮狼冷冷地说：“公鸡在田里，母鸡会把蛋生到别的窝里。过去跑老洋的去法国、印度、俄罗斯的，就在那里泡妞儿，娶妻生孩子，谁还记挂着家里的女人。看样子不像你的父亲，不是真正的渔夫！”船长寥寥几句话，把伙计们逗乐了？伙计们乐不可支地下了舱。“胖子，饭做好了吗？酒壮英雄胆，拿酒来！”船长说。乌鱼唧啥也没拿，却拿出一张纸，几笔就勾出一个女人，递给扒皮狼：“你瞧，晚上睡觉垫在身子底下，多喧腾。”扒皮狼一脸喜出望外，起身把它贴到头顶的舱壁上。

又起雾了。一个难眠之夜，云遮雾罩。人们的心里升起绿绿的铁锈。左舵懵懵懂懂地问船长：“走了几天了？”“将近半月吧。”乌鱼唧插话。这时隔壁又传来伙夫的鼾声。那声气，哗哗啦啦，墙倒屋塌，像一百个人吵吵嚷嚷赶去救火，又像扑扑噜噜一大窝公鸡。有时这一声刚刚高上去，高上去，细细的，细细的，就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，不知怎么像过一个浪尖，又降落安稳下来。乌鱼唧被刺激得神经吊上去，又掉下来，突然一闷棍把他打入睡谷，神经断了……

夜黑得太缜密了。在这种夜里，鬼都得要碰鼻子拐弯，猫会恨它的一嘴好胡子当不了昆虫的触须。挂在桅杆上的灯，像瞌睡人的眼，从远处看，好像从黑暗的心脏挖空一块。此时此刻宛如燧人氏未出生以前的世界。

狂风裹着云雾，雪又来了。船长睡不着，踱到甲板上，眯细着双眼，看着铺天盖地的雪，心事重重。鹅毛大雪，纷纷扬扬，落到前舱，落到后舱，落在老家瓦檐上，落在母亲的老坟上。船长的眼睛湿润了。兀自漂泊在洋面的船，像在举行一场葬礼，世界抽抽搐搐披上缟素。

冻醒的伙夫瑟缩在舱里，已经越来越像一只肥蟹。扒皮狼对着船上那

张画自我陶醉。他最恨二光棍那淫邪的眼神，他想回去一定把他掐死。乌鱼唧梦中都在一页纸上不停地算呀写呀。船长下进舱里，带来一股嗖嗖冷气，刮走舱里的睡眠。船长悄悄对乌鱼唧说：“咱们明天下网吧？这地方鱼多而肥，可能一网就够了。”“船长，我算过，如一网打两万公斤，咱小船承受得起吗？”左舵右舵都在使眼色，不让扒皮狼听见，那意思是说不能打，船沉了怎么办？船上最忌讳的是“沉”“翻”等字眼，甚至“下饺子”也不能说，“包饺子”就更不能提了。他们在传递这些字眼时，用的只能是眼神和暗语。

船漂啊漂，就像小鸟从北半球到南半球，无所谓时间和空间，总不能入宝山空手而回吧，人们在期待着一个共同目标，打上鱼来，赶快返航。

这一天，真的天晴了，船儿就像从阴曹地府一下上了天堂。天蓝蓝，海碧碧，桅杆一溜直指苍穹，饱满的风帆如黄海岸上女人蓬勃的身子，扯满了，绷紧了，没有半点褶皱和残缺。再见船体，已遍体鳞伤，斑痕累累。扒皮狼战战兢兢低头望了一下海，又蓝又深，乌沉沉的令人毛骨悚然：“这哪是咱们的海，快转舵吧！”这时海面汽笛尖啸，划破长空，一艘白色邮轮神话般地泊在洋面。甲板上站着一个人，向这边直挥手，吐噜吐噜吐着洋文，听不懂，这人又改口了：“你们是中国人吗？你们到了阿拉斯加湾了。”“阿拉斯加湾”，有这名字！全船的人几乎以同一种动作钻进舱里，口里不停地喊着同一个声音：“阿拉斯加湾，阿拉斯加湾”，又都同时伸出手去抢一张海图，结果海图被撕成三块，又急煎煎地对在一起，左找右找，就是不见“阿拉斯加湾”，原来那“阿拉斯加湾”早在这张残缺的地图上残缺掉了。乌鱼唧哆嗦着嘴唇：“我爷爷去过这地方。”扒皮狼说：“你赶快算呀，你算——算——咱在哪儿？”伙夫说：“还……还……工程师呢。”船长略微镇静一下，仿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就命令左右舵手：



“调头开船！”左右舵手几乎用同一个机械的动作去看那罗盘，结果指针失灵，不知所措。事不宜迟，船长飞身跳进舵舱里，凭直觉拨转了方向。海面起风了，天渐渐黑下来。白色的邮轮倏忽不见踪影，阿拉斯加湾也海市蜃楼一样消逝了。

洋面风高浪骤，浪涛堆起一个个雪堆，又狠狠地摔在甲板上，就像甩来一座山，六个人压在风、浪、黑暗三座大山下面。刚来时，天空只是昏暗，而这时又像在昏暗的稿纸上倾倒一瓶黑墨水，黑得天衣无缝。这黑比暗还难受，人人身上都压着一盘石磨。尿频尿急的乌鱼啣来时撒尿时尚能看看洋面，消停几分钟，现在一分钟都嫌长，甚至脱下裤子就尿在舱里。船长不说一句话，左右舵手泥塑木雕一般。扒皮狼整天念叨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什么时候才能回去？”整整几天没注意伙夫了，找他仍到前舱，只见他腮帮子比以前更鼓更圆了。有时伙夫一人突然来到前舱，比方说扒皮狼进舱舀瓢水喝，他那鼓起的腮帮子一下就瘪了，不用一点唾液。人人都不愿说话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也没有说话的力气，这里成了哑巴世界。

船长有时脱得一丝不挂，袒露着胸毛，在身上找虱子，仿佛还能听到“咯嘣咯嘣”的声音，他在吃虱子吗？有时也示意让大胆的扒皮狼上甲板看看，结果一个浪涛就把他打发了回来，落汤鸡一般！扒皮狼也脱得一丝不挂，蜷进又潮又冷的被窝里。瞭望楼上传来左舵的声音：“罗盘好使了。”一如雪中送炭，船长挣扎起身子，立足未稳，一浪把船攒进深渊，他一个趔趄就倒在舱里。舱里传出尿臊味、尿臭味、精液味、虾酱味、鱼腥味，搅和到一起，就像生人闯进二光棍家里闻到的那股味道。

走着走着，船仿佛被什么颠了一下，速度加快。已在海上漂了半辈子的船长连这最细微的变化也觉察到了。他把这秘密吞进肚里。只见乌鱼啣那迷惘的眼神在紧盯着他，仿佛船长是全船的救命恩人。一个从面缸里爬出的白